猪飼敬所先生自筆稿本

七經離題畧并言三則
離題者何細書于書冊上邊猶人頭之涅文也畧
者何舉其概也蓋此書元非撰述之等誦讀考索
有得隨書以備遺忘童習白紛循環無終三十
年于茲書幅有涯不可添補於是乎斷續文腊逐
遍
漏相接新舊麁雜塗抹重沓至於漫漶不可讀勢
不得不別纂録而畧成矣
凡說他人過失欣然解順而敢者小人也愀然不
樂者君子也至於說其所親厚尊信之過失則驀

者不論君子小人必先有弗懌之心存乎胷臆之
間矣故其言雖有當者必言是則是矣其言則過
當或言不必至於此或言不必辨者甚至於傳會
補苴忿言相加以御一時談鋒矣乃論其所憎惡
畢薄者則必先有排躍之意溢於眉目矣故其言
雖有不當者猶言莫須有或言將迷之孰自非大
賢不能免于此夫經說異同殆有甚焉于所纂錄
多現切於名賢鉅儒人所尊信者無所回避是以
論雖合而取憎深矣然予胡求人之多同哉蓋將欲
賢之弗懌者以要至當也已非為排躍者言嗚呼
知我罪我其在斯編夫

好新奇而厭故常之人不可與論經矣安故常而
憎新奇之人不可與論經矣剛戾好為物敵之人
亦不可與論經矣然是皆非君子者之用心也嵩
可言矣若夫學行敦實篤信先儒而景慕寧寂者
非君子者乎然而有不可與論經者存焉噫論經
之難若斯可知矣唯平心讀書不生愛憎於新故
不岐信疑於耳目深慨古經之未瞭而痛聖人之心

未伸于後世、如憤悱、忘寢忘食、置毀譽得喪于
度外、矻矻、鑽攻、不知老之將至者、然後始可與論
經也已、嗚呼當今之世其得幾人乎哉、吾竊有望
於後之人

易據朱子本義

周易上經

經字、由有緯傳而生爲、故稱呼用之可也、今既以古
易編爲、則篇題不當下經字、
經分上下無意義本義簡袠重大故分、見說允當、其
餘雜說、不當掺入辨見下篇、
十翼說見後卷、要之晁氏實得古文之體、呂氏似不
宜更爲、十翼何孔氏之舊之有、

晁氏合上下經爲一卷與要辨所云二篇之義不合

古人尚龜卜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非為雜卜之類也周易發揮天人之理恐是後聖演之所致伏羲始畫非必精妙如是左氏所記亦文王以後之說

占事決疑人情所不免也固不待聖人而後有焉如鷄卜羊卜鹿骨牛蹄夷蠻戎狄無國不有焉可知伏羲以前蓋有雜卜多矣龜卜亦其一也往〻亂道舍義理就利害如臧會卜為信與僭是也惟伏羲所畫至精至妙發揮天人之理是所以為聖人之作也非文王以前易固有雜占連山歸藏之外若左氏春秋所記是也往〻亂道失聖人至正之道故文王周公繫辭焉以窩教要歸於人道之正而已是故有貞矣

敬之吉而無不順不義之吉是所以為聖人之作也夫舍義理就利害聖人所大要矣

文王周公之後周易又有雜說往〻亂道失文王周公之意故十翼作也十翼雖未散謂聖人之作然其要歸於人道之正則輔翼聖經之功亦偉矣

占之於事多不吻合者如洪範人筮之屢迷春秋卜葬而兩不克卜戰而決有勝敗之類可以見已則聖人之作原平實無奇恠而施教之大者乃可知矣

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而

擬象之物皆象如潛龍見龍是也朱子不以四字為象曲為辨而推卦德互體解未明象占之別

於

漢嚴君平賣卜於成都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若平蓋遂於易者不然何其與聖人設卦繫辭之意符合也

○乾

九事是象利貞是占餘卦並放此本義無象占之辨既以四字為象又以四字為占何也且其象大通則其占當得大通雖失於無辨而理未大悖如其占利在正固豈得復以此為象哉

六畫卦者八卦相乘而成也大傳所謂因而重之是也程傳據大傳作解穩當本義用邵說也三倍其畫句謂四畫卦五畫卦積成六畫也非是凡本義據用邵說者多不滿人意

初九

孔疏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

乾

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準此
泛策說詳于大傳
九二
九二中而不正本義中正句不可撓
九二固有大人之德然爻辭云大人者全指在上之
大人而言蓋九二雖有才德而不得九五任用亦無
由展布耳
利見大人與利涉大川語意正同並有往意恐不可
以本爻為大人為大川也本義蓋以常人不足當故
有利見此人之說然易道似不當如是拘執假令凡
人占得乾卦凡人中自有潛龍自有見龍自有飛龍
元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蔡虛齋曰六爻之辭本為占設自天子以至庶人自
聖人以至於衆人皆有用處初非局定以乾六爻求
摸擬聖人也
九三
爻辭唯厲无咎三字為占其餘皆象君子指九三但
筮得則占者當此耳夫象占之辨不可不嚴豈可混

象曰進无咎也、本義非誤、

說哉、

九四

陽剛不中不正、故有躍田者、以其在上卦之下、與初九相類也、

安於潛而無躍躍之失也、九四則不正而居上之下、故有不同耳、

无咎、蓋雖有躍躍之失、而躍於不濟事、隨反于淵、故不至於凶悔耳、其在淵、亦出於不得已、非甘心如初九、然竟不失其所、故无咎也、本義隨時進退、是不以躍為失也、恐未穩、九四豈容得進者哉、

九五

利見大人、意與九二正同、二指五為大人、五又指二為大人、二不得五之任用、無以展其才、五不得二之輔翼、無以成其功、必相須之意矣、本義兩處並後一通得正解、但不必問其德位而前却其占也、若小註所援王昭素之言、是占者應時取義者、非解易之道、況朱註以本義為題、此等不蒙論焉、

又按本義前一通蓋本乎文言也然既非經旨蒙別論爲

用九

用九用六特爲乾坤二卦設爲此可謂變例矣決非諸卦通例

蔡虛齋曰於六爻之後方着出用九二字似當指六爻皆九而言況其辭云見群龍无首吉則分明是說六爻皆用九者道理又據象傳文言傳節皆是主六爻用九者言但本義不主此說若依朱子之說則於用九之上又當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今以用九爲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却又因繫以此卦六爻皆變者之古辭實是氣象隔越本義若要明通例盍於初九明之是亦可矣

諸卦百九十二陽爻經原無九七之分所謂初九九二者特稱其號耳猶言初陽陽二也迨人筮之乃或得九或得七豈可一例限以九哉通例之說姑不可曉者

初九九二者謂初二得老陽也本義非誤

用九辭與坤彖較不同亦是自然之理蓋乾純卦之

十翼以順說坤、不以重釋坤、且地勢坤、坤卦名也、厚以重卦言、非謂坤本有重厚之義也、此說非、

變、坤彖不足以當之、故別繫辭也、乃以為一意、恐失繫辭之旨、且用九之說、不亦贅乎、

坤之用六、義與此同、可例推焉、

○坤

坤字從土從申、申重也、坤重蓋重復深厚之義、故彖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彖傳曰坤厚載物也、坤字一為卦名、而古世失其訓詁耳、聖人豈為卦名、撰出一箇無義訓文字哉、今解坤字為地為順、皆由卦名而生焉、非本義、

坤

元亨是象、利牝馬之貞是占、安貞吉、又是占、君子有攸往、至喪朋、又牝馬、唯取其柔順能健行意、其貞亦只一意柔順不易而已矣、簡題健字、便是牡馬矣、非牝、

孔疏以其至柔、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在物之後、即得、

按程傳從孔疏、本義似以先後為始末、恐未穩、

蔡虛齋曰、先後、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已

南北可通、東西不可說為統定レ從何用レ勤考。

先物則致迷、居後促陽則不失、
南之為陰方、北之為陽方、取義於堂廷之位也、若南
面陽也、其實在北方、臣北面陰也、其實在南方、故南
為陰、北為陽耳、古人取象往々取義於目前、不必推
窮實理、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圜地方、皆是、
安貞本義於彖傳為安而且貞、似長、
蓁盧齋曰、安是安其分也、

初六

初六、藉見不善之兆者、亦以陰柔在下、而不中不正
而已矣、不然陰何必不善焉、本義畧費斡旋、而終不
釋然者、以其不論不中不正故也、
聖人作易、未嘗有扶陽抑陰之意、夫陰陽分淑慝、猶
晝夜象明闇也、應時取象則有之、胡非其本然、聖人
何嘗存愛憎于此、且扶陽抑陰之語、似胡氏春秋之
解恐難以語易道、

六二

直方大是象、不習无不利是占、
方地德也、天圜地方、即是所包廣矣、若賦形有定、特

其一端耳未足以盡方義宜推聞看
本義德合无疆亦宜為合乎地無疆方是說見于彖
傳
六三
爻辭惟可貞二字為占其餘皆象
無成以不中正也有終以順德也
六四
譽只是聲聞美譽不必過實之謂若蠱之幹父之蠱
用譽譽之往蹇來譽章有慶譽旅之終以譽
命皆是
六五
黃之為色不黑不青不赤所以為中色邪若夫
五行配屬起于周末文王周公之時固不當有其說
然以四方配四時既見于虞書則黑白青赤配四方
而以黃為中央之色亦理之所必至焉但不當揷入
土字耳
蔡虛齋曰黃裳中順之德之象也以見諸外者言正
指其溫恭接下處說

元吉猶言大吉也元只是最上極至之義矣不當訓善

元吉之元與元亨之元意同並不當据文言四德之元作解

上六

玄黃稱色之辭如詩我馬玄黃載玄載黃書箴其玄黃之類是也不當据文言作解

用六

用六下利永貞上蓋脫象辭一句也凡爻辭有占而無象者多屬闕文若有象而無占者是占不待言也則不在於此例

凡戒辭者慮其所不足也若其算之有餘不須戒之本義變而為陽則能永貞句恐未穩

利永貞亦與乾利貞較不同不必牽合作說餘既詳于乾用九

○也

卦辭唯元亨二字為象其餘皆占

七五中正之君而得六二中正之臣似無所憾然時

方險難而陰柔之臣不足以撥亂排難故求初九陽剛之輔以濟時難也然必命之以爵胙之以土然後可以有勤王敵愾也故曰利建侯也內治未定未可以圖外攘故曰勿用有攸往也

建侯者謂新闢國命爵也非繼世嗣位者左傳衛靈公之占蓋參考諸侯之子受邑立家及士大夫之子分采庶人之子分產皆應是占並非繼嗣本義筮立君無分辨是卦有始生未通之象故聖人取列于乾坤之下也

非乾坤始交而生是卦本義乾坤始交三句全依彖傳而帶序卦之解恐不必言

初九

卦辭利建侯謂草昧之時須建侯以定其難也初九利建侯謂是文之德宜為侯也所指自不同

六二

按程傳通於初陽故也雖遭屯如辭也本義從此解乘馬謂一乘之馬也非謂乘於馬

班如馬志不齊之貌一馬欲左一馬欲右一馬欲進一馬欲退則車豈得行哉

子夏傳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

馬有往之義或以媾而往或以寇而往故匪寇句聊斷之耳夫六二之往將與九五媾也非敢為寇矣然二為初陽所牽五又有四陰之隔有逼有疑未能進也賁六四睽上九並放此本義以匪寇婚媾為初陽之為是與乘馬句不相承恐未穩

字謂撫育之蓋為夫家所收養也即聘娶之事矣

王註三既近五五應二往必不納何異无虞以涉禽

乎

一、馬班如與六二意同而上下相反六四之往下求

與初九合也然四為九五所牽初又有六二之隔有

逼有疑未能決意而往故班如也本義不能上進恐

拔程傳乘馬欲行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

處也匪此解也今不敢從

失之、
往吉、不當回顧之意、言雖有疑逼、意不能害於正應、第決意而往、則必得吉也、
蔡虛齋曰、諸家多以求婚媾為初九來求四、失本義之旨矣、本義只云下求、不云下之我求也、

九五

小貞大貞、謂貞之大小也、大貞、猶言甚貞也、不當以小大為大事小事、
占事、大低以貞為美、然有時乎有不可者、若盎之九二、是也、
九五居君位、而初九得民於是為君者、察勢量力、正固為其可為者、而不大求、斯得吉、是小貞則吉也、即不察勢、不量力、必欲收威柄、頓復舊物、斯有凶、是大貞則凶也、但大貞小貞、隨物隨事、皆有焉、可由此而推焉、
當屯難之世、宜有權時之設施、不必一：依定格奉律令也、苟守株不移、則不啻不能濟屯難、乃以致凶敗也、此是權道矣、非枉尺直尋之類、

○蒙
亨匪我至求我、皆是象、初筮以下、乃是占、
亨字本義或以為占者、皆不可從、
彖辭當判兩段、匪我求童蒙二句、從九二言之、彖蒙者也、初筮告二句、從六五言之、求發者也、下段筮者、即上段童蒙矣、下段告者、即上段之我矣、彼此迭言之、究竟暗求於明也耳、本義不到、上下而混說、故難通、
彖辭明言匪我求童蒙、宜一直作解、明言初筮告、亦宜一直作解、何必執兩端、本義彼此文互、恐鑿本義成書之意、若夫占者之明暗、而彼此通融為占者諸卦例皆然、不特此卦也、顧占者如何耳、非本義所干係、
筮者、採著請命於鬼神者也、非本而何、筮者惟人暗也、告者鬼神明也、是故雖大賢聖人為筮者、則亦屬暗矣、以明者不須筮求也、故筮者明暗、此不當論焉、

初六
發蒙是象、

梏是項械非手械
初六不中不正而上無正應然居蒙之初蒙未甚深
也又能發蒙者以其近承九二也然亦自發其蒙而
已未遑他及以往者他及之謂也
初六居蒙之初宜急發之故可刑者刑之可釋者釋
之不當因循遲緩也則蒙且日深矣本義以初六為
蒙之甚故有痛懲暫舍觀後等之說然爻辭未見痛
字暫字觀字之意蓋蒙淺也視以為深故致是差耳
初六雖能發蒙亦是自家分內之蒙已陰柔之才豈
能有出師征伐他國之業哉故曰以往吝也非不舍
之謂

九二

包蒙吉子克家是象其餘為占

婦謂子婦也吉六三取女不同納婦就子克家而言
子故稱婦蓋九二有子幹家事之象為幹子聘為自
不得不稱婦焉

九二為發蒙之主然爻辭唯言包而不稱發是非不
發也蓋以包容為主矣長養之誘脇之而發在其中

使彼自明若自然者是發蒙之先善者
納婦亦包蒙之事矣女子暗蒙者故有是占
六三
金夫猶言良夫也古人形容良善多稱金玉如詩金
玉其相金玉爾音是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蒙之甚
者而與上九應上九實是良夫矣然亦不中不正居
上過剛非善發蒙者乃是擊蒙之人以甚蒙之六三
遇擊蒙之上九勢必為其所擊死亡立至矣
六四

六四之困以遠於賢也則雖欲求剛明之德而親近
之其路無由已本義教戒之意則美矣奈本文無此
義何
上九
擊者尋于戈也是發蒙之嚴勵者文辭無取必大過
之意
為寇謂出師誅伐禦寇謂抗禦來師
蒙卦唯二與上為剛明為發蒙者而蒙者是群陰矣
但二剛中善發蒙者上九過剛急於攻蒙又居上無

位、故其占為不利往治群陰、唯利禦寇、作害者也、
俱是擊他蒙之事矣、本義就克治上說、恐失之、

○需

光亨、疑元亨之誤、傳文放此、

本義有孚得正之象、正字指貞吉之貞也、然貞吉是
占、不當以為象、

有孚光亨、是象、不當以為占辭、本義兩項說之、恐非
正意、且有信則光亨、則字大失經旨、

諸矣朝覲塗阻于水潦者、全應乎是卦、必往無還意、
有孚也、需而涉貞之吉也、

初九

利用恒、是占、不當為有此象、且占辭多戒於其所失
所不足、本義每援占論象、皆不可從、

九二

臨川吳氏曰、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論相傷也、

九三

將涉而未能、輜重狼藉于水次、又遭昏暮、欲不寇賊
未浸、而得焉乎、

需

六四
六四之出、蓋資初九正應之救援多矣、本義欠此一項、

九五
九五坎之主、時當險難、蓋不待言也、不然何需之有、本義不發此義、頗為未備、

上六
敬之是占、不嚴以為象、
陰柔陷險、不能自脫、下三陽能救我出險者、則其來

也、固宜喜迎焉、此不當論德、本義不能衛句、恐失察、

○訟
彖辭唯有孚二字為象、其餘皆占、
有孚句窒惕句中吉句終凶
下曰中曰終、則窒惕之為初時不待言、
中猶衷也、謂始終之中、言初窒而惕懼既而得吉、其
終又歸于凶也、
終凶與他卦同、與初六終吉、語意正同、而義正相反、

不當作終極之義、
不利涉大川、訟不可冒險而僥倖也、
需、乾在下、前進涉水、順陽性也、故利訟、乾在上、退却
涉水、反陽性也、故不利、
訟卦、尤忌論上下尊卑、内外卦、唯當作彼此同等者、
訟元不施於君臣者、
凡彖傳所謂剛柔上下往來、以卦之内外而言、非卦
變也、說詳于後卷、朱子說卦變、實非其本志、此卦變
數句、當刪、他並放此、

經文終凶、就全卦而言也、本義偏屬上九、忒失之、

初六

陰柔不中不正、居險體、其訟不直、必矣、安免於口舌
之傷、其終吉者、以能自息訟也、
訟卦六爻、皆應(四)、爻爲敵、初六之敵是九四、亦不中不
正而剛、非陰柔初六所能抗也、

九二

不克與不能相不同、不克是方作而不遂、如春秋而
不克葬是也、九二既訟而逋者、

九二雖中而不正、又為險之主、其訟必不直矣、以與中正至直之九五敵焉、其得毋浦乎、

六三

德、恩澤也、舊德、謂祖先所受之采邑、即上之恩澤而舊者、

負屬終吉、言雖負不免於屬、而終吉也、

陰柔不中不正、而居險之終、而與不中不正剛戾之上九為敵、唯能守舊業、不能為訟、是力不足之故耳、非不欲訟也、

六三不敢為訟、而或為人所速訟、故有屬、其被速訟者、以其有遺業之富、而其人柔弱、為人所窺伺也、凡族人奪宗者、皆其人柔弱有以來之也、然能負、可以免已、

初上及四、皆訟之不直者、以其不中不正也、唯三雖不中不正、訟不自我起、稍優者、然所以來訟者、亦有不免於不直者、

九四

不克訟是象、復即命以下是占、

命、謂所遇之命數、貴賤貧富皆聽於命、而無所規求為即命也、非正理之謂、

安貞、與神承同、謂安且貞也

九四亦不中不正、其訟不直矣、九四之敵、是不中不正陰柔之初六、似易勝者、而九四之不直、故亦無可勝之理、

訟卦六爻、皆訟象矣、何必剛不中而後然也、本義剛而不中、故有訟象、語意失當、

九五

九五言占而不言象、蓋闕文、

訟卦、位正者唯九五一爻矣、又剛中、故其所訟至直、毫無私曲、其敵為九二、雖剛中而不正、故勝而無禍、所以元吉、

就全卦而言、五為聽訟者、可也、在本爻、五亦訟者矣、本義蓋泥彖辭及傳、為聽訟解、忍失之、

上九

言三褫、則三錫可知矣、不直而強辨取勝、以受錫、既而罷發、見褫、又強辨而錫、而褫、至于再三、其凶不待言

也故無占辭
上九之敵為六三並不中不正而訟不直者但上九以剛取一勝益見其非理
○師
貞丈人吉無咎同或是誤寫錯文亦未可知果然丈人為象貞吉為占於文例尤順按本義取象於農兵者恐兵民既判以後之言非古聖人繫辭命卦之時元有此意
初六

初六有占無象然象存乎占中非脫文師出謂方出師之時律謂號令節制臧謂行師之令乎義否如字鼂說不可從否臧凶讀從程傳曰不以律則雖善亦凶言出師當謹嚴號令節制師若無號令節制則無以孚衆雖仁義之征伐亦必撓敗凶禍矣武王之伐殷非應天順人之師與然牧誓猶稱六伐七伐止齊亦可以見矣
師

初六陰柔不中不正、在下位、有威權不足攝衆之嫌、故有是占、所以戒之、

九二

將師嚴毅為先、九二陽剛有是德、而又陰位、不過於剛、且居中、故所行合乎師之中道、莫以尚之、錫命、命即爵矣、

六三

車箱為輿、輿下、是車載之謂也、然板載畚盛、而肩擧手舁者、亦通謂之輿、可也、但文義不嵗倒置本末、

六五

擧正言之字之誤、言使長子帥師、則可也、若弟子帥師、則凶也、非奄間之謂、

蔡虛齋曰、長子帥師、是大人意、長子、指六五、喚九二言、

弟子、猶言仲子季子也、謂長子之弟、是亦指六五而喚焉、程傳弟子、凡非長子者也、蓋亦是之意、

弟子、通指六四及初而言、三四及初、皆為九二之弟

也

上六

小人勿用、意謂是爻義甚大、非大人不足當之、即無位無德之人、假令占得是爻、不當用也、小人無德位而汎言之也、非小人雖有功不可有爵土之謂、大有九三、小人弗克、意與此同、當參考、

○比

比、親附之義、如此而已、不必援彖傳添輔字解、蓋九五之外、皆陰柔、愛莫助之者、

之字指初六也唯其有親附之字故九五雖遠亦來比于初六也下並倣此

蒙之再三、率易無誠、故不告、比之原筮、謹慎詳審、故無咎、不可相混、

元、與元亨之元不同、乃元善之解得蒙卦辭、唯不寧方來一句為象、其餘皆占、

初六

程傳、缶、質素之器、

缶取其質素無飾、居下而遠於君、尤貴信孚、有孚比之句、有孚盈缶句、是象、

六二

比

九五之来比以正應也然田六二唱之方可得比故曰自内也不家恃正應坐誤事云爾

二與五正應而相比、宜其吉也、然比之時、五陽剛在君位、而衆陰方嚮之、雖二之正應、莫有專親焉、故二之比、亦由己也、非由彼、又其間險遠、苟不負固以比焉、恐阻隔取凶、故曰自内貞則吉也、凡經文所謂貞吉、皆為負則吉之義、未嘗有為負而吉者、六四放此、諸卦亦然、

六三

之字指六三所来比于六三者、皆陰柔、不足與有為也、

六四

外比之、九五来比之也、之字指六四、雖陰陽相求、而非正應、自陽唱之也、

四與五親密、而非正應、故亦戒之以貞則吉也、在二戒恃應在四、戒恃近、

九五

按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是一田三次、馳驅殺禽、而不窮殫也、邑人不誡謂田處鄰近居民、不豫塞前路、以要逃走之禽也、

葉之六四、田獲三品、當考、禮王制、以三者為一歲
三時之田、蓋譬也、
如天子不合圍、以類相喻、則可矣、不當以作三驅解、
詞一面之綱、固是一時之事矣、尤難以解定法、

上六

之者、從他指是卦也、謙言有人來比者、是卦上六、以陰
柔不中之才、居比之終、猶人之無頭面也、則不可以
比、故凶、

○小畜

大畜、以陽畜陽、
本義明白、履軒
未遭其義此解
反誤

小畜名義、當與大畜參考、只是以畜之大小而言、即
以陰畜陽為小畜、則大畜亦是陰畜陽也、爲得大小
之分、夫小畜一陰畜五陽、未能堅固也、大畜二陰畜
四陽、畜之堅固者也、是大小之說也、與大過小過之
大小不同例、

亨是象非占、

小畜畜而未散、然既畜便有漸散發動之機存焉、故
有亨象耳、

卦辭、與小過六五爻辭全、密雲、水氣儲也、不雨、畜而

未散也、我字無意、唯郊也雲起、西者陰位也、呼之為西者我也、故曰我西郊也、即自羑里視岐周、是西國非西郊、且岐周之雲而非羑里所能覩也、卦象取義不容泥如此、

按彖傳尚往也、施未行也、並非正意、不得拘作解、

初九

復自道、何其咎、吉

復、來歸也、進之反道塗也、復自道、謂羊塗來歸也、此與大畜初九有厲利已畧同、本義以復為進、恐失當、本皆在上之物句、似孚合、

小畜與泰皆乾下而上進、但小畜為四陰所梏、不得上進、時不可也、故復歸而後吉也、苟恃其剛、妄進不復、則何吉之有、

以陽剛為陰柔所畜、可醜之甚、故初九雖與四正應、亦以不為所畜為吉、易隨卦取義、如是、

九二

牽復、吉

二居中為下卦之主、乾剛上進、而為四陰所梏、乃孚初與三、羊塗復歸、不為四陰所畜、故吉也、

此本義解、若無所失者、然通上文考之、所謂孚連而

復亦謂上進也則失之

九三

輻是輿之誇車下縛也說詳于大畜

項平菴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輿按輻車轅也無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輿則有說時車不行矣

反是反之誇即側字矣

三逕剛不中上近四陰進而見梏又相說也初二皆復歸而三猶係連不能復歸故有說輿之象說輿不復行也四又以陰制陽安得相和宜乎其側目相疾視也

六四

有孚謂其畜陽出於誠實而非浮慕事在必行故其終也如志而亦無血惕也

九五

有孚謂其眷戀之情誠實也攣如眷戀之貌以如字鄰指六四言其富也以鄰人之故故小象曰不獨富也謂不能獨自為富也 泰六四不富以其鄰 當參考

五雖陽剛居君位而四陰為畜之主故五之富藉於四也然五與四非正應而為其所畜特以陰陽相說而

春、癒、非正大和順光景、不足尚已、

上九

上九居畜之終、是畜方散之時也、畜水氣為雲、而漾散以下者雨也、不必言陰陽和、處安居也、時可則出行、不可則不出、既雨、是不可行之時也、故安居不出、便是積德、而未見於行事之時也、故尚之、即冒雨而行、必為其所霑、故君子征凶、征字與處字相照、詩曰、昊天曰明、與爾出王、是之謂也、漾散之時、君子唯積德於身、靜以處之而已、君子居亂世、棄富貴、獨善其身者、當是交、雖蒙畜散之時、猶自不失畜、特所畜有不同而已矣、

婦貞厲月幾望六字、是六四交辭、錯簡在此、婦妹中孚、並言月幾望、皆陰交、可以相證、

○履

履虎尾、以足蹈虎尾也、非蹇而進之謂、

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

危之象爾、

九二
是賢人側陋之象矣、唯恂然履其可履之道而已、尤可貞其操、故貞則吉也、
六三
眇、偏盲也、跛一足廢也、取象三項、凶字唯承履者、不相關、眇視跛履、並下箇能字、只是否而已、何必凶不言否者、不須言也、
武人、謂武毅一邊之人也、不必暴虐武人為于大君、亦是眇視跛履耳、未可以秦政項籍先之、小象可玩
九四
程傳愬、畏懼之貌、
九五
夬決同、說見于夬卦、
上九
最以道曰考祥、苟作考詳、審也、文意尤順、
上九與九四、並不中不正、若不可得吉者、然履卦正應、唯上與四矣、剛者不過於剛、柔者不過於柔、說而

應於乾、此所以得吉與、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泰

卦辭、唯吉一字為占、文王繫辭之時、未有以陰陽二字易之、較覺愉快、本意蓋亦只如此、

正月之卦一句、恐當削、夫以卦配月、蓋術家之為耳、與經文、毫無干涉、

卦變數句、當削、

泰通與否塞對、然泰字、究竟當以安舒為本義、彖傳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蓋通故泰也、非泰即通、不當拘解、

陽氣升、陰氣降、故乾在下而坤在上、為交通之義、否卦反之、不然、否卦天在上而地在下、似得正位、則人不以為泰者幾希、嗟聖人之觀象其意微矣、

初九

王註、茹、相牽引貌、

程傳、拔其一、則孚連而起矣、

下三陽正應於上三陰彙征之吉全賴此也是註解所宜先發者

九二

唯包荒二字為象其餘皆占

二與五正應然當泰之時六四上六亦在其絪縕內故曰包荒也否之包承當參考

荒謂遠裔之地猶言遠荒四荒也不可特作荒穢用馮河利於勇往也九二剛中得君遭乎大有為之時但其位陰嫌於畏縮小可故爻辭鞭策激厲耳

遐與荒相呼應

九三

三陰雖來亦皆正應非害我者必不食言失信矣但是時陽消陰長之交不能有大福僅有口食之福而已矣

泰是乾下坤上卦名非剛柔之稱坤上亦是泰卦中之坤矣故唯上六有泰極之象如九三不得言泰極六四放此

本義泰將極二句宜言陽將極而陰將來之時方為

無礙、
自初至三、陽剛荐疊、是為陽盈矣、則消長之理陽亦
有時可消、陰亦有時可長、九三蒙消長之文、故有是
象占、

六四

翩翩、連飛貌、按程傳、疾字、欠一連字、
以如字、與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文義正同、謹六五放
此、且富之取義、不拘於陰陽、
五陰柔、順従于二、非能作威福者、四之不富、全以此
也、五若陽剛秉君德、能作威福、則四至近五親、必被
其澤、而致富厚也、
三陰同類、又各得其正應、翩然下逝、何待戒令、而後
相信哉、然亦以陰隨陽之象、豈有吉凶可言哉、然必求
其占、猶是吉之類云、本義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恐失
之、又言君子所當戒、不知於經文何所据、徒見戒字
相擬已、

六五

帝乙、猶言帝某也、非指其人殷之天子、多以甲乙稱

爲故云紂之父帝乙典此同者亦偶然已左傳陽虎之占援以附會于此交自是占者之常未可据以解經文程傳帝乙制下嫁之禮本義帝乙占得此爻皆無徵雖使歸妹六五亦曰帝乙歸妹豈容言帝乙重襲筮之哉若高宗占得其爻則爻辭取象而然已亦不容言高宗占得其爻而後伐鬼方箕子占得其爻而後表其明矣故帝乙或若舊說實紂之父亦就爻取象而爲言耳決非記當時之占矣

妹者女年少之稱詩云大邦有子俱天之妹是也非

娣妹之妹歸妹卦程傳曰妹少女之稱本義曰妹少女也以卦是象非占本義有卦而元吉語意重複難通此天子降嫁其女于賢明大臣而得祉福之象矣占者如是則元吉可知矣蓋君雖尊而陰柔失勢必深結於陽剛大臣而後祉福可致矣

上六

城城壁也凡等城者先鑿隍以取土造城壁也故凡成業敗類復舊者猶城復于隍之類也故以爲警上六卦之終泰固極矣豈必遽至于否故唯以泰極

為言、可也、未當以否未作解、猶否之上九、否極矣、未
當云泰來也、
泰極矣、成業敗頹、不可如之何、占者唯自守其爻、勿
勤於救解也、即不曉時命、踵往救解、則不徒不能救
之亦俾失其所、不可悔也、
周室微弱、諸侯無適任其憂、雖非好事、而時勢亦有
不能不然者、正此爻之義云、
自邑告命、與用師對、乃是憂恤之至微而緩者、未足
以為救解矣、

用師與告命、並救解憂恤之事、師謂奔命動王之類、
告命、謂行李之往來、非泰極之君、自出師制命、

○否

之匪人三字為衍文、無容趨、
大往小來句、蒙在不利之上、承傳放此、
本義七月句、及卦變數句、並蒙削、

否

泰否義相反、卦文辭每相照、參考之、方有味、
時否而君子守正、不變其操、則無往不否、以至流離
顛沛、是為不利耳、然無咎尤悔吝矣、卦辭蓋非欲君

子之變採也只言其象占如是也已

初六

下三陰皆以奉承聽順為義拔茅亦與泰之類進不同

拔茅茹下之人相率奉承于上之象矣其道宜正固所以小象云志在君也非惡人寖為君子之謂真是象不當以為占

泰之初九不稱負者以其陽剛而正不須戒也此陰柔不正有懼於其不正故戒之以負也

泰之拔茅以進而言乾也否之拔茅以聽順而言坤也

六二

二與五雖正應然上三陽方用事而二以陰柔在下三陽皆在所奉事故曰包承也泰之九二包荒之包與此正同

包承者二也為所包承者三陽也本義於小人為包承者於大人為所包承以一人承於三人順於甲則不悅於乙悅於乙則不

便於丙是剋財之甚者故才德君子不得伸其志統
其功也故曰大人否若乃小人則被三君子訓導戒
敕必不至於過愆故曰小人吉小人只是才德不及
者矣不必謂凶惡諂佞
亨是象不當以為占
二柔中應於五故雖當否之時亦有亨象也時否未
可有為唯承順於上而已其小人不得為不善其君
子雖否塞亦足自保可謂否中之泰矣所謂亨也非
人塞道亨之謂本義以亨為占又偏屬大人句並失
之
六三
六三否之最也但能含包其羞辱之事以服從于上
也非包藏禍心之謂本義蓋以羞為禍心也恐斜
包羞亦非安於羞辱者蓋亦將迂中而有需也但能
忍於目前而已若狀異公輔周朝合乎是爻之義
九四
命只是遇合之時命矣不當大深說
九五

程傳、衆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否新休矣、民未馴教訓、易以動搖、若周之四國、是也、
故君子尤致鄭重危懼之意、

上九

傾者、傾器瀉物之意、傾出所有之否、無所餘也、
九五雖能休否、未能釐盡、有懼乎餘燼復燃、上九則
釐盡無餘矣、

○同人

君子之同人也公、小人之同人也私、所謂君子之貞
者、亦謂公道而已矣、故程子云、君子之貞、謂天下至
公大同之道、

初九

于門未、如于郊野也、雖無私繫、而未能大同、故惟得
無咎而已矣、二雖近非正應、又非家中之人也、故出門而
同焉、

六二

宗、謂同宗親戚也、程傳宗謂宗黨、是也、本義宗黨也、
豈亦是之意耶、

九三
如是
○大有
大有是卦名、而遂入于彖中、與履同人一例、
本義、火在天上、宜言日在天上、是雖據大象、而言各有當、元亨是彖、不當以爻為占、
初九
舊下而遠、雖當大有之時、獨無交利矣、所以无交害害者生於利也、既不亨利、害其何由而生焉、

其於世之利害、邈然無所與者、時則然也、非其所自為故曰匪咎、謂非其人之咎也、與占辭无咎、所指大不同、艱則无咎、謂艱辛守素、不妄動、則得无咎也、蓋當大有之時、所見所聞、莫非富盛豫樂之事、則易起欽羨之念、故為戒如此、

九二
大車以載、是宏才大量之臣、受國家重任之象、
九三
亨是燕亨之亨、是公受天子之亨也、

小人指下位之人是與上文公字對非謂不肖者

九四

按程傳彭盛多之貌本義引之前多字也又按彭字當訓盛此非形容語無所用貌字

剛而居上位近于君威寵甚張然方柔君之時自然若是非其人敢自為誇張故无咎耳

○謹

亨不當以為占

有終只是令終之意謂謹德可以保終耳彖傳可據

九三亦與此同本義先屈而後伸雖曉即以謹為屈則其伸者非驕而何豈君子之終也哉其意必不然蓋程傳所謂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之意而擇辭之未精耳

初六

程傳自處卑下之至謹而又謹也故曰謹謹

謹：是衆斷句君子以下是占君子虧下句若小象謹：君子勞謹君子並重下之辭猶同人之先之類也不當據亂經文句法

六二

鳴謙自鳴其謙也與鳴豫之鳴同鳴猶宣也上六故比六二中正能謙者然上近乎得時之陽有不能終謙之懼故戒之以貞則吉也

九三

勞謙斷句文法與初六同君子有終與卦辭正同

六四

撝謙二字疑當在无不利之上

撝字外無所徵程傳施布本義発揮並出於臆度恐雞據凡事非其誠謂之僞言失其實謂之誣由此推之文義畧可知矣撝字從手從為是非其誠而勉彊為之也六四不中居上而比于下非能自謙者然當誣之時上下從乎三而皆謙也故六四亦雖非其誠不敢不謙也是勉彊為謙也小象不違則是之謂也凡事出於勉彊者雖善不足嘉也唯謙也雖勉彊亦可以有行也論語慮以下人之類也勉彊亦豈可小

不當以其鄰與泰六四同說既具焉、
東鄰之上六、西鄰之六四、並陰柔謙虛、不足憑賴致
富也、六五之不富、職是之由、
○豫
建策、則九四當之、行師則九四為帥、以其豫之所由
而動之主也、
六二
不終日、以去就而言、其明決果斷、既見幾先、則無須
臾濡忍也、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作之
速也、非謂見之速、本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
語意顛倒、恐失之、
六三
盱豫者、豫存乎盱中、本義下溺於豫下字似蛇足、
兩晦字、稍不同、上晦是玫作之義矣、言三盱四而不
之與、若不早悔改、必有悔也、本義蓋是之矣、
九四
盍嗑同、
簪、聚也、不帶速義、

朱子以程傳爲誤

六五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言痼疾也、痼固也、
上六
既冥而渝則明矣、以豫之極、而若動體也、故有是象
耳、非戒辭、
○隨
程傳、動而說、說而動、以少女從長男、皆隨之義、
卦變說、當削、
元亨、不當以爲占、

初九
初九雖一意上隨九四、而非其正應、九五又更遠、則
上之親我、亦不可獲、故有官有渝之象、官如字、渝謂
遷轉、而意主左降、謂隨九四之不可以成功也、
出門交、謂隨六二也、同人之初九、同人于門、當參考、
六二雖非正應、而居近且陰陽相悅、其交易得、此謂
隨六二之可以成功也、
當隨之時、初九上無正應、而隨六二、不當以爲偏主
私交、

九四
尊謹於君、剛為衆之歸、以隨于五、因自利為、假令非
不義之物、亦凶之道也、故雖凶順亦貞凶也、蓋四之凶、出
於有獲也、
道、謂道路也、道路者公共之地、即公道之喻矣、公且
明、以輔其君、其何咎之有、
九五
嘉、泛指嘉會之事、而主婚媾、婚媾、人道相隨之尤重
者也、二五皆中正而相應、相隨之尤善者也、按程傳、

嘉、善也、本義促之、恐未穩、
上六
為卦、上兌、西方之卦也、上六兌之主、而陰爻、西陰方
也、爻象取象、蓋以是、不必指岐山、
按升之六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岐山蓋在周京之西
南、升卦上坤、故取象于岐山也、與此不可相混、
○蠱
按春秋傳於文、四蠱為蠱、謂四中食物腐敗、化為蟲
也、是蠱之正解、若序卦蠱事也、牽強不得據作解、本

義蠱壞敗而有事也本於序卦是句若以釋幹蠱二字則可蠱一字豈有治幹之意乎哉
按彖傳所謂剛上柔下者謂初六與上九之升降也非據上爻下之謂本義據彖傳而失其義
按本義下果字而上苟止苟字未詳其所據豈對耦之失邪
卦變說蒙剝
元亨利涉以二五相應也二剛中有治蠱之才而五柔中能任之

甲猶言某日也甲字無意義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甲庚無殊義猶記事稱斯人為甲為乙為丙也義唯在先後三日矣不當以幸日丁日作說本義自新丁寧附會之甚不可從
程傳先甲謂先於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
初六
幹是楨幹之幹非枝幹之幹

幹猶柱也柱所以主持室屋今俗謂主持家事者為
柱主持謀議者亦為柱古爵有柱國亦是之意矣
考亦父也然考老也是為本義尚書考終命是也則
考與父亦自有辨父只是對子之稱考字竟帶老意
也
初六指二為父
父既敗壞家事而子承之主持家事而修治之元宜
有咎之老父賴得良子而免於咎也
不中不正所以厲也巽順故終吉非知危而戒之謂

程傳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
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婉容將順豈无道乎若伸己剛
陽之德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又
曰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婦人之姓柔闇往不解道理間有賢明婦人究竟
不與男子同矣是其性然也況敗蠱之母尤不當治
以堅負也是其然從令輔導之善幹治有方亦不能
事之盡善十分齊整必矣宜留一二分餘地容其道

遥、斯為善即事、而命庶以至大凶、此負字、是堅負取必之意、與諸卦正固之負、較不同、

六四

三四五爻、並指上九為父、

裕、寬裕而放縱之也、謂坐視而不治蠱、本義仍為治蠱者、恐不穩、

劉習靜曰、強以立事為幹、急以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

六五

六五賴九二之輔、固然、但小象所謂承以德者、謂六五承上九、以柔中之德也、非指九二、本義援承德屬九二、恐非、

上九

以陽剛在蠱之極、而在事外、是賢者居亂世、而隱遯之象、

諸爻皆子象、唯上九無子象、

○臨

臨以卦體言之為地臨澤大象所說是也由爻言之為陽臨陰彖傳所說是也一以上下之位一以陰陽之消長皆臨莅之義也本義進而淩逼忽失文義元亨不當以為占

本義十二月之句當刪

八月謂夏正八月但不當靠觀卦說

夏正八月是暑退寒來之月也以見陰陽消長之變

當陽方盛之時預慮陽消之凶聖人之垂誡深矣

卦辭意謂臨是陽方盛之卦故有元亨之象宜正固勿失則吉然盛者必衰至陽消陰長之時將有凶不可不預備也

按本義卦氣之解皆不可從且八月舍本卦自復卦起數以至遯卦尤踈濶果然與臨卦何相關此是臨卦辭何不稱七月而必假復卦稱八月也聖人繫辭何如此之迂曲

初九

王註咸感也程傳從之為優

初與二並上有正應故並有咸臨之象陰陽相感臨

之至萬者也、
初九正而得應、然陰柔不中在下、又上有六三甘臨、
欲之、失有失守之懼、故戒之曰、貞則吉矣、
九二
咸臨、與初九同、剛中、故無失守之懼、
六三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說體而居二陽之上、非其正應、
徒以陰陽相說、眈眈然欲比之、而彼皆得正應、不我
與也、故曰无所利也、

甘臨、有鼓舌流涎之意、是未食之甘想矣、非既食之
甘味也、本義甘說臨人、未粹、
二陽所臨者、上四陰也、是以陽臨陰、平卦而觀焉、四
陰所臨者、下二陽也、是以上臨下、坚卦而觀焉、
○觀
土上有木、觀榭之象也、二陽在重陰之上、亦觀榭之
象矣、且觀門觀也、是闕上之樓、上連下闕、於卦象尤
切、
由二陽言之、若高觀臯也、由四陰言之、自下觀上也、

皆取觀瞻之義，經傳並無示義，本義並取瞻與示之義，恐非。蓋謬解承傳也。

卦辭據四陰立言也，與卦名同。

若即盥而不薦時之光景，二句一氣讀下，承傳下觀而化也，可據本義後一通為優，但下語未粹。

顒，廣韻仰也，詩箋體貌敬慎，合二義而意全，又有喁字，其本同也，兮而言之，顒頭向上也，喁口向上也，詩云，顒：卬：如圭如璋，莊子，後者喁：，史記，延頭舉踵，喁：然皆爭歸義，並仰望之義，可以徵顒若。

盥而不薦，顒若，與此卦辭文法正同，而意亦絶肖。

本義八月之卦，句當削，及扶陽抑陰，皆非。

初六

以不明之才，居觀之初，所觀淺近，而不能判其是非美惡，又上無正應，不能有感通，皆童觀之義也。

童子之觀，無可否於物，唯人之所為，惟法惟效，若細民，唯禁令之諄守，而不曉其意類也，餘由是而推為可也。

蔡虛齋曰此君子小人純以位言

六二

闚觀是女子之常矣未當以此為正也孟闚觀亦自有正有不正言闚觀果合乎女子之正則利也然則不正之不利不旋言也又闚觀非男子之事雖正而不利亦自可知矣

六三

生是生業生產之生也夫人之所以為生旨者在匹庶則田園作業布帛米錢之多寡在士大夫則俸祿邑入之多寡家財之盈縮皆是非我所行之謂也自土木輿服以至禮樂遊宴皆是生盈而行不足是為鄙嗇生縮而行讒是為狂妄皆取凶悔之道也

六四

四有公侯之象況曰賓王必是諸侯朝覲之事已在古法仕進者並得此爻固為吉也亦是占法之融通矣未可以論本義

賓王者必在諸侯而後可稱也若士之出身未足稱

周官賓興自興此異未當據作解

九五

觀生文義與六三同但六三在臣位所觀者小也五居君位則所以為生者大矣以為邦君則封殭之廣狹國勢之殭弱年穀之豐凶民人之貧富所謂生也以為王者則天下之治亂盛衰風俗之美惡更在焉位益尊而生益大矣小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是之謂也

九五唯云觀我生而不云進退是又有辭六三只視生之盈縮無奈命何徒隨之操縱而已矣九五居尊力能制命者故既觀矣大有施設也不徒操縱隨彼矣大象所謂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施可以作九五之解

九五上九並言君子无咎小人弗克也非戒辭

上九

觀生二字與九五同九雖不當事任亦能佐九五為觀省也則所觀者非我生乃九五之生矣餘並同九五

○噬嗑

卦名即象辭亨字亦象不當以為占、
程傳卦自有亨義也、
亨由噬而生爲未噬何問亨不故 彖傳釋之曰噬嗑而亨也
按本義剛柔中半句本於彖傳剛柔分而言也然剛
柔中半之卦固多豈特噬嗑與節哉彖傳別自有取
而言也豈容着汎之解哉說見于彖傳、

初九

本義卦變說當削、

初九剛而不中為動之主故為妄動有罪之象上九
亦剛而不中不正亦是有罪者其輕重者初終之義
也受刑實以有罪不以無位舊解恐未穩、
按程傳云滅傷其趾蓋訓滅作傷也本義沿之、
上下二爻順也中四爻順中之物也彖傳所謂順中
有物特指九四爻卦象然也即就爻言之衆陰爻亦
順中之物也不必泥彖傳上下二爻噬之者也中四
爻遇噬者也故中四爻繫辭並以噬而上下二爻則
別取象也、

噬嗑

六二

朱子曰膚腹腴拖泥處
中四爻取象於噬肉筮遇此者用施於獄事有何不
可但不當据獄事以讀爻辭耳
凡筮得此者筮者當噬者无咎
也餘並放此
六二以柔居柔柔之至也是膚之象矣噬之者自外
也非六二去噬他
噬膚至柔易噬而傷滅者何也蓋凡事之易者及有
傷滅之理今揮斧而斫卵卵易破而斧缺于質事力
之過也以二陽之剛噬至柔之二猶揮斧斫卵之類
也戒存乎象中
按本義兼剛句据小象也此不必言
六三

按禮疏腊之為言夕也朝曝於夕乃乾也
腊文義不拘骨之有無也從令全體而曝食時不可
去骨乎哉故此腊肉當作無骨者若据全體骨解是
六三陰柔反雖噬於九四陽剛也豈有是理哉

腊肉無骨非甚難噬之物而與生膚不亦有間乎六三雖柔而居剛噬之在難易之間故為腊之象也又不中不正故有毒

九四

胏字外無所見舊解相傳為肉帶骨恐雞掎說文胾大臠也蓋切肉曰胾未嘗有帶骨之說恐與胏不相通

胏肝之胏與姊柿同旁非胤帝易之帝則與乾胏之胏同字後漢盧芳傳曰以胏腑之故赦臣芳罪揚雄又援易乾胏作乾胏是皆可相證且篆文無所異復奚超當音沛

胏元非難噬者而乾則堅韌難噬故取為象耳程傳金取剛失取直得金矢乾胏中有此物也六五放此

乾胏既難噬又加之以金矢愈難噬矣艱貞則可噬而吉矣

中四爻唯此爻為陽剛故有尤難噬之象

雖曰金矢豈必用金作幹作鉉之謂哉亦謂箭鏃焉

耳、
本義鉤金束矢、恐不穩、蓋是卦、雖主刑、而中四爻取
象、却在噬肉、此上句言噬肉、下句言聽獄、特為不類、
六五放此、
黃柬發曰、周禮出于王莽、若先取金、而後聽訟、周興
來俊臣之所不為、況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
為聚斂之國、旋敭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
聖經乎、
六五

乾肉、脯也、難於腊而易於乾腊、
五居中、故曰黃、雖柔而居剛、故曰金、
貞厲雖貞而厲也、
噬嗑之時、五亦遇噬者也、此不當論位之尊卑、凡是
卦、為易中之變體、
上九
剛而不中不正、是有罪之象矣、居卦極、有逐非終惡
之意、宜其凶也、餘既具于初九、
○貢

貢

亨以貢也小利有所往亦以貢也彖傳分屬於柔下剛上非正意此不當據作說
貢固不可無者也然貢之道所暨有涯豈足大有為哉大象可據
本義卦變說當削
初九
賁趾是文飾(屨)毀之義居下而安分也小象義弗乘蓋亦是之意本義舍非道之車似大過宜言有車而不敢乘也爻象未見非道之意

上有正應而為三所隔即恃應必欲相賁則必陷於害惟自守而已
六二
二在下而取須象者蓋以三畫卦為義也
六四
賁如皤如謂其賁未成猶白也
蔡虛齋曰賁如皤如言其賁之皤也明不成其賁不是截做兩意謂既賁如而又皤如也是解未粹
翰如馬疾貌

匪寇婚媾、謂六四也、言其白馬翰如、將以往婚媾於
初九也、非欲寇害之、與屯二字義同、當參考、
六五
陰柔之才、貢不能及遠、止於丘林園囿而已、可謂能
自知者、即特其尊位、欲有大貢則才具不足招凶、必
矣束帛戔戔、謂貢之所費、微小無興作大費也、
朱子曰、戔戔、旣水則為淺、旣人則為俄、旣貝為賤、皆淺
小之意、
○剝

卦名即象矣、
本義九月之句、當剝、
六二
辨限也、謂腰也、乃牀身與足相接之處、二居下之中、
未可以為牀幹、
六三
為他所剝、亦得無咎也、蓋已旣正矣、遭剝者時也、非
其過、
六四

盧者牀之盧也牀面布板或竹在牀為盧也故小象曰切近災也即以為人盧則災已中身矣何切近之有

六五

貫魚謺喻也五亦巽中之一進齋徐氏曰六五以柔居中為群陰之長統率群陰順序以聽於陽有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之象

上九

碩果不食是象君子以下是占不當相混

本義能復生句是兼艮卦作說也易中無是例恐不必言

今人家果樹承食之時必留一顆過時不采謂為守樹是無意義不足論者而正與碩果之象合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或古亦有如此者因取為象亦未可知矣

○復

復亦以陽動而順之故不必拘承傳出入猶往來也

一陽既生陽爻且復生焉故曰朋來也亦不必拘彖傳
卦有六爻故終而復始者取數於七震卦七日得當參考
本義配月說當削
聖人隨卦取象不可為典要此卦對剥艮為義蓋剥盡為逆惡也
初九
元吉猶言大吉也非大善而吉之謂既見于艮卦

此中行文義與他卦不同行道也中行道中也猶言
羊塗也與小畜初九相類
諸陰無正應而四獨有焉由四言之諸陰不能復而
己獨能復也易就爻取象如此
六四柔順正而應於初九初九為復之主於是中行
獨復是復之尤善者決無凶悔之理其不稱吉者蓋
不須言也董生語於此無所當若剥之六三亦未見不
謀功利之意

卦象自下而生震下乾上故程云動以天也實理自然之解恐非古人之意東涯讀作无望其說極是

○无妄

上乾下震天之動也實理自然者也故命以无妄也按程傳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頗明快矣然是後世人之語古聖人命卦繫辭之時恐未必有是意也故難據

无所期望特无妄中之一端耳蓋古人解无妄之疾災讀作无望故史記直云无妄之福耳古人援書間有是類以取一時之便耳不當據史記遽於經文若忘著明乎无望不當以入講

矣

或曰史記无望之禍福是朱英自撰語也非據周易何足相證此不論可也

本義卦變說當前

无咎不當以為占

六二

六二中正居大臣之位而上得明君之知遇宜一味忠貞以身殉國不計底之負當也若耕穫菑畬是自利之事而用思慮計較之喻矣思慮計較有所為則

所以奉承于君者不純，此是妄矣，往安有利焉，若
无期望，不必講，餘文放此
六三
无望之災，謂非我有妄，而偶然與災會也，亦與史記
无望之禍異
九四
疑脫象辭
上九
不中正，而應於不中正，故雖无妄，而不可行耳，且吾

象傳云剛上而尚賢，不家食吉，養賢也，謂上九在六五之上，凡云利貞之，其說於小畜卦

□

无妄之極，一舉足將出无妄，而入于妄矣，宜乎有眚也，

○大畜

大畜名義當與小畜參考，以二陰畜四陽，所畜堅固，是為畜之大也，餘既見于小畜，彖傳所說，並非正意，不當據作解，本義大陽也，是失大小畜名義及卦變說，當削，

二之剛中，應於五之柔中，為其所畜，是賢者登庸之時也，故不家食吉，其有利貞之戒者，以二五位皆不

大畜

者山豈皆位不正乎、此說恐非

得正者、故有不貞之懼也、

初九

卦以畜爲美、而爻以被畜爲不美、義各有所當不當相悞、

九二

說輿之象、與小畜九三同、但彼不中、而所畜又不中、非其應、故有不能退夫妻側目之不美也、此九二居中、而所畜亦中、爲其正應、故有順理安分之意、說輿只是遇畜止而不行之象矣、不必言不能進、又不必言不能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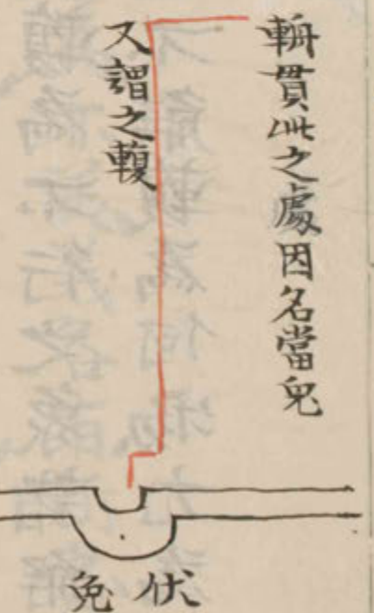
輹、車下縛軸木、

按考工記、十分其輻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兔一名伏兔、軸中間屈曲受輻處、狀若兔之伏、故名焉、輻本貫軸處、以當於伏兔、故名當兔、說文、輿車軸縛也、蓋謂此也、

輿即當兔矣、說輿是脫輻也、蓋車止不行者、秘馬脫輻也、以便於收藏矣、故說輿爲不行之象、諸解多謬者、故詳焉、且程傳本義並不解輿爲何物、尤爲可異焉、

輻貫軸、作十字狀、

按左傳、車說其輹、大棘其旗、杜註、輹、車下縛也、當考、



九三

輿衛、孟謂車傍前後護衛之士也、閑習之、則免於不虞之難、

六四

童牛、汎指衆陽交為言、不專斥初六、本義、大善之吉、不可以為言、

六五

程傳、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豶之維之、不能使之寢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

上九

程傳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

○頤

頤頷也非以指口旁初九朶頤可證又後世有頤使之語亦可證

觀頤自求口實據下卦為言也是一連語凡頤之道以上養下為常故下三爻觀上之所養動而從之自求口實上之所賜而不求與詩自求多福之自求同夫口實上之所賜而不求之於上乃自求者是反求我所以得口實之才行於自也即自勵行檢之謂耳彖傳不必據作解本義於口實亦添觀字者據彖傳也恐失之

初九

程傳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

六二

二居初之上而不甚高故曰于丘非謂上九為丘也

六三

三應於上而比于四不皆為上所順故曰拂順也其凶可知矣

六四

張南軒曰虎視常無首耽耽貪欲注視之邈逐逐継承不絶之貌狀其多欲也顛顒而多欲宜有咎者也然四當位而應故顛顒而吉雖多欲亦得无咎耳小象不必據本義以施於下句於經文無所當忌不必言

上九

由顒者初九由上九以成顒也若六五非能養人者何由焉凡此卦上下二陽爻養人者也中四陰爻資養者也不當相混厲吉雖厲而吉也

顒卦上止下動故初九為顒主然必得上九而後成顒之功也故曰由顒也居顒之極而順道由己成焉則雖不中正之厲而不失吉又利涉大川也

○大過

大過

是以棟撓為象以見其新負之重也非以棟為象彖傳不必據蓋中四陽所謂重負也不當以為棟中
真不當為占
初六
用荐藉薦于物平常所有之事因假為象也若詩自荐純束可以觀其概矣非特設一事
九二
稊鄭康成本作荑王弼曰稊楊之秀也或云稊荑古字通或云荑譌稊也
荐秀為荑詩自牧歸荑是也楊秀潔白似荐秀故謂為荑也是與垂楊花不同
稊之為荑似不可易但如是則與九五生華又無雜是為可疑耳姑闕之可也
一說稊蘖也亦通但未見其據舊解稊根也亦無據均無據也取其易道者可也
九三
雲峯胡氏曰棄為木兌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
九三過剛其下不勝其重故以棟撓為象也非以九

三為棟、九四放此、

九四

棟隆、不特以陰位、亦下應初六、以柔濟之故也、夫陽德之過、以正應之柔濟之、何過柔之有、若陰位、未足濟過陽矣、

有它、謂上比於上六、

上六

上六過於救濟者、似不自量者、夫忠臣、猶賢盡瘁於危亂之朝、亦有遑乎量力者、故雖凶而無可咎、

通一卦觀之、頗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故稱涉也、

○習坎

行、是言行之行、不當訓往、亦是象矣、不當以為占、曰、雖心真、則行之不真、可知矣、行有尚、必當艱難而能守正、不變其節、可尊尚者耳、非謂其有功也、彖傳不必據、

心真、是通達於道理也、然時當險艱、其志不得伸也、但其操履出處、則有可尊尚者、是君子當亂世完其節之象矣、

習坎

卦辭有象無占
初六
程傳宿於中之陷處已在習於中更入於宿其凶可
知
九二
求小得以其剛中之德而上下二陰來比也
六三
來謂下來之謂上往以卦之內外為言也非往還之
義本義亦是之意矣

枕猶支吾也
六四
樽酒簋貳為句貳副也古者物之微薄也用缶者謂其樽
一樽之酒一簋之蔵謂物無文飾之至也
簋並瓦器也陶樽陶簋無文飾之至也然險難之時皆無正應而剛
柔相比者故雖非正亦得无咎也無咎繫承自牖二
字蓋其際會致誠終得相結故曰用缶也當是之
時欲事：由於正而有功可得者是故君子有權道

云、
自牖、雖曰非正、亦是權道矣、非邪慝之等、

九五

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無咎也、

○離

二五有黃中之德、故尊而不足於剛、故有利貞之戒、然重明所照、物無能逃焉、則事或傷於爽快、故又有畜牝牛之戒、以遲鈍救爽快之弊也、則事得中、而吉也、

耳、不當以為占、

初九

剛明火性、欲上進、而上無正應、故有履行紛錯不定之象、是宜慎其所之、不當失足於人、則得无咎耳、

六二

黃離之離、與日昃之離同、只是明字矣、不當作附麗解、

九三

耋者老之極至也大耋而嗟亦悔其取樂失時也夫未耋之時不知止足不能自樂信可賤耳故言今日不逮時作樂則大耋之嗟且不日而至悔其可追哉可知能逮時作樂者至大耋亦無可嗟悔也

藍田呂氏曰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

九四

上下皆火四剛而不中正作事不順序故突然來于其間忽為上下火所灼而死矣其屍又為人所棄不得瘞埋入土凶之至也

六五

諸卦皆以五為君唯離卦以上九為君蓋火之為物麗物而後成形故五之尊麗上而後為君矣就卦取象其不同如此

六五以陰介于二陽而不正不能自立所謂事齊乎事楚乎者也其憂懼宜矣唯其得中也故雖憂懼而吉也殊不取君位之象小象所謂離王公者謂附麗於上九也

上九

折首獲、猶言斬首虜也、
折首、斬首也、春秋傳所謂是也、獲、生虜也、醜、有罪之
稱也、詩執訊獲醜、是也、
出征有嘉、大有功也、然上九剛而居明之極、有不得
中道者、故征討之際、或有无辜横罹斬獲之禍者、所
謂玉石俱焚者、是剛明不得中之失也、然其大段合
乎道理、細故不足為累、故亦得无咎耳、

110X
142
15